01.柔肠一寸愁千缕

——浅读《金石录后续》

语文课，上到李清照时，众人皆言她前半生日子安乐美满。

出身名门，自幼习读诗书，才气满腹，生活优越沃，未受点委屈，与赵明诚结姻也是天作之合，夫妻兴趣相投，幸福美满，时是“怕郎猜道，奴面不如花面好”，又常赌书泼茶，风雅之极。

易安早年间的词作因而恬婉流顺，晶莹温润。后因战乱，丧夫失国，颠沛流离，命运多舛，笔风由此从温婉转向苍凉，浸染大时代的底色。

从小到大，所闻各方评论多是如此，我却常对她早年的“美满”心存疑虑。亦是许久以前，翻到一篇析解《金石录后序》以推易安早年生活的文字，详细说明大体忘记，犹记李清照的“美满”似乎不像众人认为而描叙那般滋润。于是趁闲寻读了《金石录后序》。

《金石录后序》大体应是以时间为轴，记叙了李清照嫁与赵明诚到南下颠沛流离的三十余年过往，从夫妇二人共同寻求字画碑文，到到南下失去大半，丈夫病故，独身一人携字画流逃，即使尽心收护也难止金石失散，十不存九。

从全文看，《金石录后序》感慨了时间流逝，国运兴衰，个人命运凄凉，遗憾珍品遗失，忆悼亡夫，是一位寻常而又不平凡的女子在时代的齿轮中发出的、声色衰哑的悲鸣。而我断章取义，从细节看去，却发现了不寻常之处。

从全文看，《金石录后序》感慨了时间的流逝

文章开篇就惹人生疑，赵明诚“每朔望货告出自一取办金钱步入谒告，出，质衣，取半千钱，步入相国寺，市碑文果实。”初一十五典当衣物以购碑文与水果，这不似是富贵人家的作风。取用书籍阅读也是繁琐，要取出钥匙，在书库中取书，每每取阅还需详细登记，切忌沾染污渍，若不慎弄脏，要立刻揩净，不留污渍。赵明诚痴于金石书画，对书籍视若珍宝，慎护谨藏，易安难忍这般麻烦，节衣缩食购置流通版本日常诵读，自得读书之乐。与赵在待书一面，就有些观念不合。

 尤为引人注意的，是赵明诚远行任官时的细节描写。古诗词中，别离多是悲戚感伤而哀凉的，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夫妻在战乱的边角分别，按理应有“儿女共沾巾”之境，出人意料，赵明诚却“精神如虎，目光烂烂射人”，满面欣喜，未见半分离别之哀。李清照难耐此情，不满而询，“如传闻城中缓急，奈何？”柔弱、无力的女性，在分别之际，向丈夫忧悲发问，所得竟是丈夫“戟手遥应”道，“从众。必不得已，先弃辎重，次衣被，次书册卷轴，次古器，独所谓宗器者，可自负抱，与生俱存亡，勿忘之！”对身外之物琐碎交代，个人安危却只字不提。一个柔弱的女子，对战争几无半点阻挡之力的她，该是何等心寒。

丈夫痴于古物。所谓佳偶天成，究竟是金石书画勉强将二人系于一处，做有共同趣味的友人，还是二人情谊深厚，共同研读书画，共度佳时，增进感情，自是不得而知。

至赵明诚病故以之时，易安特意提及“殊无分香卖履之意”，像是有意而作，至离世，留下孤弱的妻儿在这乱世之中，却不曾对她的往后流露出牵挂与安排之意，很难让人不持疑，他应是爱国爱物甚于爱人吧。在当时的大背景下，男子应当怀有爱国爱民的宏大情怀，儿女私情能免即免。但对于易安，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才女，连天帝都要殷勤问她归依何处的李清照，丈夫的忽视，实在是不公了。

且谅我断章取义。但从《金石录后序》看，无论怎么说，李清照的前半生都不如传论的那般美满。五十二岁的易安居士，她的过往仍如昨日般明晰，似在眼前。

在《金石录后序》里，可以读见这位绝世才女的前半生，听她娓娓诉说，

“你那般待我，应是不对的。”